



“洋人眼中的西藏”
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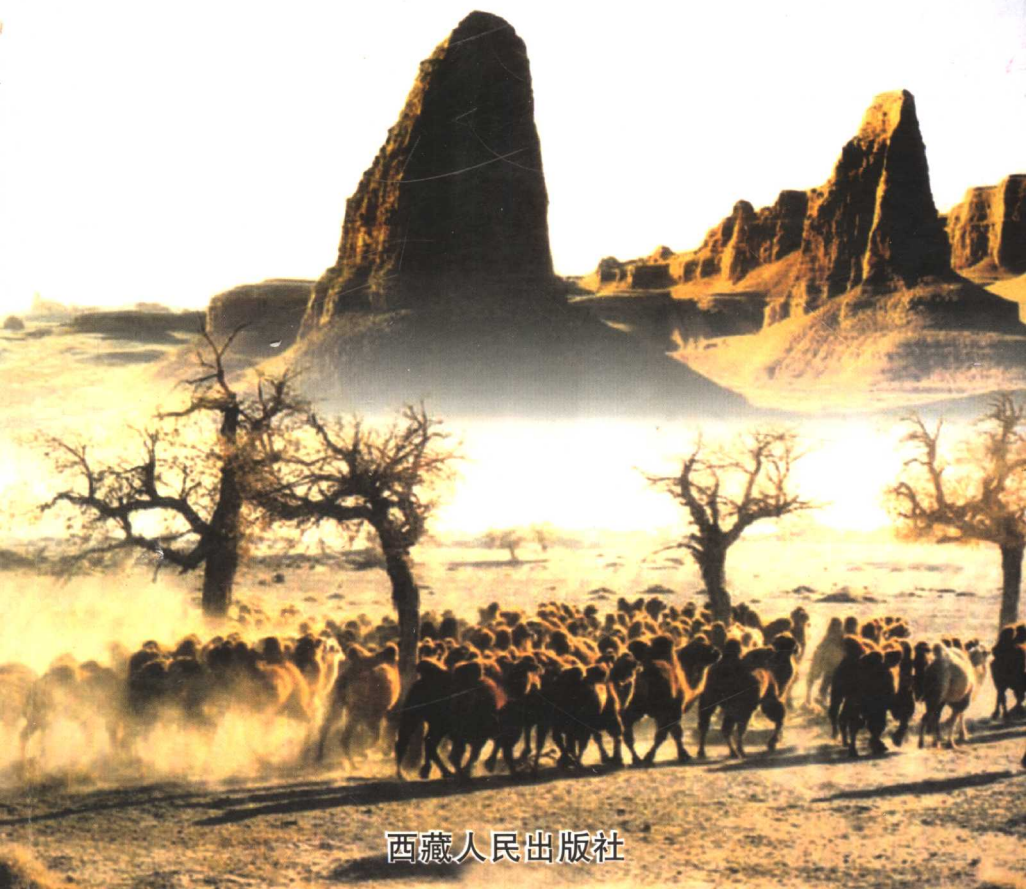
从北京到锡金

Cong Beijing Dao Xijin

王启龙 主编

——穿越鄂尔多斯、戈壁滩和西藏之旅

[英] 德·莱斯顿/著 王启龙 冯玲/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

从北京到锡金

——穿越鄂尔多斯、戈壁滩和西藏之旅

[英]德·莱斯顿伯爵 著

王启龙 冯 玲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北京到锡金:穿越鄂尔多斯、戈壁滩和西藏之旅 /
(英)莱斯顿著;王启龙,冯玲译. -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3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王启龙主编)

ISBN7-223-01507-1

I. 从... II. ①莱...②王...③冯... III. ①游记
- 中国 - 清后期②中英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IV. ①K928.9②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262 号

从北京到锡金(CONG BEIJING DAO XIJIN)

作 者	[英]德·莱斯顿
译 者	王启龙 冯 玲
责任编辑	叶建华
封面设计	萧 辉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印 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7-223-01507-1/I·351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尧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的升温。近几年来,西藏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炒得红红火火的尤其是出版界,各种与西藏有关的丛书纷纷问世出版并且广受欢迎。走进书店,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关于西藏的图书:《走过西藏》、《风情西藏》、《西藏纪行》、《写真西藏》、《聆听西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走近西藏丛书”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风马旗书系”等等。当然,还有许多藏学译著也在源源不断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和学者严谨、公允的论著早已为国人熟知,比如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不过,在藏学译著的出版中,对于那些“百年老书”的确出版甚少,应该引起重视。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各路洋人就开始纷纷以各种方式叩动西藏的门扉、闯入西藏的土地,这些人无外乎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游历者和探险家,这些人怀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旅游,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情形记录下来,这些记载无疑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过去之真实面貌和实际情况的宝贵材料。但由于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在观察

视角和描述过程中难免带有帝国主义的偏见。有时这些文明人的行为是极不文明的。比如,正是他们首先拿起来复枪向珍稀动物扣动了罪恶的扳机。这大概是他们的那些如今高喊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口号的后裔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类是那些科学考察工作者,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来到环境极其艰苦的藏区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考察、地理勘探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考察的记录材料。尽管他们考察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各自主子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搭桥铺路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而千里迢迢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不过,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直到今天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拿来”用用何尝不可?

第三类就是那些野心勃勃而又厚颜无耻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践踏了你的土地,还要强词夺理:他们本是强盗却偏把自己粉饰成君子!读者不妨打开本丛书“雪域旧旅”译丛中的《青藏高原上狩猎与旅游》一书,看看当年率兵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大名鼎鼎的荣赫鹏上校为此书原著所写的序言是如何下笔的吧:

战争完全是一种罪恶吗?武力的使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坏事吗?这是亨利海登爵士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我们沉思的问题。距本世纪初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意大利人进入拉萨,这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年,比法国人早了五十年。但在上个世纪(即19世纪——译者注)后半叶的整整50年间,进入拉萨这座庄严城市的通道完全封闭了。俄国人曾试图想进入,法国人也尝试过,英国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试过,但均遭到西藏人的顽强抵制。

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们读了这段话绝对不会不为之瞠目、为之愤慨!今天我们把它译出来,当然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荣赫鹏之流的侵略者丑恶言行与肮脏嘴脸!对其遗留的思想遗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洋人染指西藏以来,在几百年中出自洋人手中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在 20 世纪初叶甚至于在 19 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即所谓的“百年老书”翻译出版的为数寥寥,即使有译本的也非常陈旧。而这些书籍有好些是值得介绍的,它们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在西方出版后曾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普通的读者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的,只有专业人士在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未必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因此,启龙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忙中偷闲,筛选部分精彩的百年老书而编成的这套译丛,由有关出版社推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正如主编前言中所引冯友兰先生语:“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不但会给普通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西藏的读物,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

主 编 前 言

王启龙

我们知道,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贵州学政赵惟熙、刑部侍郎李端棻、清末名流张百熙等人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复兴,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势在必行,故而应该设立译事机构、大力提倡译书。据冯友兰先生说,清朝译书大约三千余种。我想这与上述各位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深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够,于是又撰文呼吁:“我觉得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复兴、科学的发达需要交流,关闭的国门需要打开。“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① 形象生动地点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时光任苒,岁月如流。如今我们已经告别 20 世纪,刚刚跨进 21 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是一个颇具国力而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学术在世界学术飞速发展的潮流中也在滚滚向前迈进,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国已经敞开胸怀接纳国外一切有用的先进的东西,中国已经阔步迈向世界!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翻译方面现有的进步还不够,现有的努

^① 冯友兰:《一件清华人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 32 卷第 2 期,1929 年,7—8 页。

力还不够。由于人们的精力有限,人们懂得的语言也有限,故而译书至今相当必要。这方面在藏学界以及其他边疆研究方面更是如此。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前人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藏学界成果辉煌,其中包括藏学论著的翻译。比如20世纪80年代起由王尧先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了一系列的藏学专著,为国内藏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些译著中,大多数是出版年代较近的著述。出版年代较为久远、常年尘封于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所谓百年老书大多没有翻译出版。只有少部分在解放前曾有译文,比如英人查尔斯·贝尔的《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早在1929年就有刘光炎(题)的译本(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但用文言翻译,没有现代标点,而且错误极多^①,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对于未译的著述,我们必须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对于已译有误的,必要时必须重译。

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人关于西藏的百年老书如此“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西藏,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与现状都极其有用。此外,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中,大概最为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之一就是藏族文化了。出版界介绍和推出西藏图书的日渐增多,国人对藏族文化的关切之情也绝不亚于洋人。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雪域高原,这仅仅靠国人现在的著述和现有的译述是不够的,还需

① 对此,李际亨氏曾经于1932年在《西北研究》第3期上撰“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文予以批评指正。

要译介更多的洋人关于西藏的著述,其中百年老书最为原始、极有价值而富有趣味但却翻译出版得较少,极难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因为国力之衰弱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有条件 and 机会进入西藏的人士寥寥无几,旧中国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普通人更是难以企及到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因此国内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述和研究与洋人比较而言就相对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名誉叩动西藏的门扉……

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闯入西藏这块中国神圣的领土的。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机大致相当。都想在不同程度使这块雪域圣地“西化”,都想在此经商渔利,然而,令他们惊奇的是,这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是那样的根深蒂固、那样的难以动摇。相反,许多人藏者被西藏文化所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而中国学人只在自己的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普通的读者就更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了。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有的不太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只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比如,从探险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从狩猎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所谓“文明人”当时屠杀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从科学考察者在藏的记述

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生动描述,可以读到关于美丽可爱、令人流连忘返的动植物方面的描写;从政客或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认清帝国主义在藏经营的真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其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他们在藏难以顺利达到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中国皇帝”成了他们在藏经营的绊脚石!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给广大读者及藏学界提供更多有关西藏的百年老书的翻译作品,我们在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陆续精选部分已经出版百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有关藏族地区的西方论著,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以为国人了解洋人们是如何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的,并从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性地了解当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真实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材料。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普通读者了解西藏,对学者研究西藏都会有所裨益。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人在描写西藏时是带有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我们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对有关问题必须去粗取精,作出一定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对这些著述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如下:

1. 有些作者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处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尊重历史,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统统改译为“西藏地区”、“西藏”或“藏族地区”等,并在必要的地方加以说明。

2. 有些作者对西藏各方面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犹如盲人摸象,这样的地方为了尊重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照译不误,但都要加上必要的“译者注”以资匡正。

3. 有些作者在描述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时,常

常将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西藏相提并论,这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也是在蓄意歪曲历史事实。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将“中国政府”改为“(中国)中央政府”,将“西藏政府”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国”改为“中国内地”等等。

4. 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照译不误,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当时西方人对我国西藏怀有的不良用心,再现“文明人”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尼泊尔等国家)土著民众的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地方希望读者批判性地去阅读和理解,切莫望文生义、误入歧途。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为学术界同行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当然,译丛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正和批评。我们会逐步改进,虽然不可能成为最好,但通过大家的努力,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这套译丛是我们已经推出的“雪域旧旅”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继续。因此,由王尧先生写的总序和我的主编前言几乎没有改动。“雪域旧旅”早该在两年前出版,由于选题的特殊和技术性的问题,以及某出版社的耽误,直至前不久才由上述两家出版社共同出版,这里谨向为译丛付出辛劳的译者以及编辑们表示感谢。为了今后技术上便于处理,我们还是决定将这套译丛交由我们长期打交道,有着深厚友谊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有所区别,我们将译丛更名为“洋人眼中的西藏”,希望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继续关心和爱护这套丛书。我们会努力做好。

清华大学文学院

王启龙

2002年1月11日

前 言

当此书最终交付出版之际,不料作者因故应招奔赴南美,故而请我为它撰写序言。

德·莱斯顿伯爵和伯爵夫人之旅是一次极不平凡的旅行,而以此作为新婚夫妇之旅,就更加不平凡了。一位 19 岁的女郎,能够面对和经受种种艰难困苦,在书中所描绘的那种荒无人烟而鲜为人知的地方旅行,怎能不激起读者心中的钦佩和惊讶之情呢!

这次旅行发生在 1904 年至 1905 年间,前后持续了一年零五个月。这次旅行“旨在满足我们穿越那些迄今不为人知的地区的愿望,抑或也可以丰富我们当今时代的地理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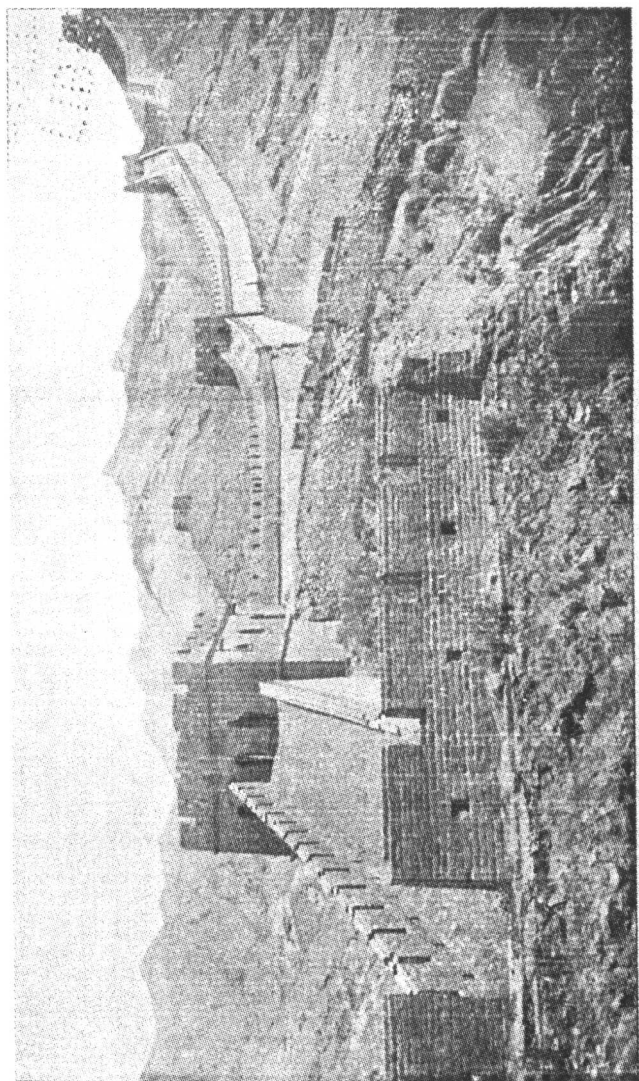
德·莱斯顿伯爵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直抵黄河,试图探索鲜为人知的鄂尔多斯(Ordos)沙漠地区,此地处于波涛汹涌的黄河近乎 90 度的拐弯处,现由诸多部落统治,它们构成了鄂尔多斯部落联盟。

在这一地区他们所到过的其他地方中,有个叫爱钦郭罗(Edchen Koro)的地方,这里有成吉思汗墓,但由于守墓人看管严格,迄今为止还没有欧洲人知道它的真正所在,更不能够看上一眼。

穿越陕西、甘肃、阿拉善山脉(Alashan Mountains)后,旅行队来到戈壁滩和柴达木地区;继续翻越昆仑山进入西藏地区,越过唐古拉山(他们在海拔 19,300 英尺的地方扎营),过了腾格里诺尔湖,旅行队就上了拉萨公路。

可见,此次旅行经历的路线与荣赫鹏上尉的北部之行以及 R. F. 约翰斯顿先生的南部之行都近乎平行,所到的许多地方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

约翰·默里
1908 年 1 月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EAR PEKIN.

[To face p. 1.

北京附近的万里长城

第一章 从北京到归化城

从北京启程的情形全都大同小异。两年前,我曾从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出发,历经数月的探险,横穿陕西北部 and 蒙古中部。当时北京的大街上以及几个主要的城门口都是同样的紧张繁忙、同样的充满生机,惟有各处不时出现的一抹色彩多少减轻一点人们双眼的疲乏。北京,是世界上最为脏乱的城市之一,只有破晓时分太阳唤醒万物之时,或是晚间某个盛宴上数千盏纸灯笼四周通明之时,方才值得一看。

1904年6月20日,天气异常炎热。没有一丝微风搅动那空气中的凝滞与沉重。那条旅游者们非常熟悉的,通往明十三陵、长城以及卡尔干(Kalgan)的道路,从清晨8点开始,就笼罩在乌云一般的尘土之中。

本次旅行之初,我们随身只有三个中国式手推车,这已经足以承载我们所需的行李。由于我们前面的旅途遥远,就不得不放弃那种只持续几周或两三个月的短期旅行中可以享受的舒适。我们决定,生活物资方面尽量从我们计划经过的那些地方就地取材。为了在特别重要的场合庆祝一下,我们还带了几瓶香槟酒,它们可算是我们的全部“干粮”了。此外,在中国旅行,人们总能在旅途中获得牛肉、羊肉、鸡肉,偶尔也会得到一只鸭子,还会得到鸡蛋、面粉以及足够的蔬菜。因此,不必过多地怜悯一个探险家。关键是要带上一位好厨师。我们费尽周折才在北京请到一位厨师,他是个安南人(Annamite),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精于个人打算的厨

师却是一个没救的酒鬼。其他随行的仆人有一个照看马匹的马夫和几个苦力。

我不打算详述我们在北京和宣化府(Suen - hua - fu)之间的五天旅程,以免读者感觉厌倦。因为许多作家都对此有过描述。数年来,从欧洲前往北京的外交家和茶商们,沿途就经过库伦(Urga)^①、卡尔干(Kalgan)和宣化府。不过,我建议以后选择这条路线的人们可以在杭岭寨(Hang - ling - tse)这个小镇停留一下。在一座相对较高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寺庙,在此可以俯瞰整个大平原,站在寺庙石质的平台上,人们就可以欣赏到一幅神奇美景。尽管已经旅行了漫长的一天,我们还是下定决心爬到山顶,为此,我们派出手下人去购买驴子。寺庙本身很小,里面只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塑像,但到寺庙必须经过一座奇妙的小石桥,桥上装饰着各种碑铭,桥上的大石头也裂开了一条大缝。寺庙管理人员给我们沏上茶,我十分感激他的善良,想给他一点小费,但被他拒绝了,这还是我离开北京之后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下山的路上,我们在另一座更大更新的寺庙稍事休息了几分钟,这里有四十位喇嘛在高大、神圣的大殿那阴冷的黑暗之中颂经祷告,声音洪亮而又嘈杂。

那天晚上,我们碰巧观看了巴那姆(Barnum)马戏团的一场精彩演出,真是值得一看。不过此前发生的事情,我的叙述也一定不会省去任何细节的。正午时分,当空的日头毒热,车夫们要求停下歇歇。就在他们仰倒身体躺在树荫下纳凉时,我独自向不远处的一群中国人走去。走近以后,我发现其中有一位难以想象的高个子男人,当时他正坐在一群又笑又闹的孩子中间,而他一看见我就立刻站了起来,这让我发现他比在场的各位至少高出两英尺。我立即回去取来那一包测量身高的仪器,给这位巨人测量身高。

① 现称乌兰巴托。——译注。

但巨人妈妈，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不让我这么做。她说她害怕我会在她儿子身上施魔咒。不过，当她看见一小块银锭时，很快就平静下来，眼泪也没了，我也获准继续测量她儿子的身高。这位巨人身高足足 8 英尺，而驼背也影响了对其身高的测量。巨人胸围，包括背上的突起的部分总共 58 英寸，巨人的双脚长达 15 英寸。尽管他今年只有 28 岁，但头发已经灰白，其整体外型表现得肌肉与身高不成比例。

我们在 6 月 26 日到达宣化府，没在那里停多久。小镇本身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温度升高时，小镇上会散发出一种比北京更加难闻的味道，这个事实本身也使我们有了充足的理由尽早离开。公馆，或者说是衙门——一种专门用来接待往来官员的地方，极为友好地招待了我们，但由于我们不期而至，使我们有幸欣赏到，我们休息的每个房间里都聚集着裹着破衣烂衫的乞丐们。他们得到房间主人的默许，正在这里抽大烟。

离开这座衙门重地后，我们没有继续向卡尔干(Kalgan)前行，而是稍微向左准备过永定河(Yung - ting - ho)或是(浑河)。这个季节，河流几乎完全干涸，只剩下一条宽阔的河床，我们脚下到处是柔软的沙子。现在到的村子位于河流西岸。扑入眼帘的是荒凉贫瘠而浑然裸露的平地，然而，由于人们与劣质土壤的长期斗争，村庄才有了夯实的根基，也才因此减少了这里的单调。此外，这种悲惨的景况并没有延伸多远，越过一条河流到达柴沟堡(Chai - ku - pu)后，人们就会被扑面而来的神奇肥沃的农田景象所震惊。河中间的一个小岛尤其富饶。周围可见的田地里种植着五颜六色的罌粟，色彩斑斓，既有纯净的紫红色、深红色，也有白色和奶酪一般的颜色。小岛看起来犹如童话世界一般。田地四周绿树成荫，人们以极其娴熟实用的方法灌溉这些田地，对此所产生的结果我更是极度称羨。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根据难以觉察的地表水平差异，充分利用河水灌溉田地。鸦片价值昂贵，因此柴沟堡小